

风 华 正 茂

钟山文艺丛刊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小 说

- 风华正茂 溪 源 (1)
第一发炮弹 李吉宁 (19)
架长虹的人 凤 章 (34)
百年大计 邵学文 (53)
阿全师傅 艾子悦 (69)
“楞头青” 苏从林 (91)
海燕 周连忠 (105)
山乡早春 刘士英 (120)
诗姑娘 苗 舜 (148)
大队书记 任斌武 (161)

散 文

- 机场散记 施宋涛 (185)
大路歌 辛 竹 (194)
大江东去 李华岚 (202)

诗 歌

- 车轮滚滚(外二首) 孙友田 (208)
公社二题 钱锁松 (216)

蜜桃熟了(散文诗)	德咏(220)
站在巍巍海堤上	管海琴(226)
月下巡田(叙事诗)	姜炘(228)
胜利的航程	马绪英(232)
云村新歌(组诗)	高风(243)
钢铁海疆(长诗选载)	刘本夫(249)
春笋	杨德祥(268)

故 事

对手	唐炳良(270)
风口劲松	陆健德(280)
编者的话	(292)



风华正茂

溪 源

—

火球般的太阳沿着西山岩壁正要躲进地里去的时候，银盘似的明月已悄悄爬上了东山坡。夕阳的霞光，明月的银辉，交相织映，给初冬的大地绘上了瑰丽的色彩。

暮色中，平坦坦的机耕道似一条银灰的绢带，飘展远去。这时，从“绢带”的尽头处升腾起一溜轻烟般的尘埃，一个大汉甩开双腿急冲冲的走过来。这人，四十上下年纪，高爽爽的身材，阔实实的背板，一副浓眉大眼，一脸毛腮胡子，显得坚毅刚直。他是黄湾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老魏，叫魏德信。

老魏现在是从公社开完冬季水利大会战预备会议归来。一路上，脑袋里滚转着一大堆问题。

他想到公社刘书记的动员报告，觉得肩头上的分量不轻。

一条横贯半个公社的横泾河，要在雨雪前啃下来。这条河坡头陡，出土远，两岸是砂礞地，还有一座磨盘墩，困难真不小啊！这块骨头难啃呀！可干革命不能畏畏缩缩，前怕狼后怕虎，山压在肩膀上也要挑了走！越是困难越要上，越是重担越要挑。不管怎么样，得把磨盘墩搁在自己肩头上。

他又想到，公社会议室里那面红闪闪的竞赛循环红旗。红旗，标志着先进；领红旗，那是争上游。干革命嘛，不能老在人家屁股后头转，就要鼓着劲儿向上争！对，一定要把循环红旗拿过来，让它在磨盘墩的上空飘扬。

可是——，当他想到大队老支书给自己配的助手，舒展着的两道粗眉挤成了两个黑疙瘩，眉宇间现出了一个清晰的“川”字。

俗话说：一只手拍不响，两只手能打墙。助手选得好，重担分着挑。作为黄湾大队水利民工总指挥的老魏，多么想有一个硬崩崩的助手啊！

在下午开会时，老魏悄悄离开会场，与大队党支部书记赵育清通了电话。老支书告诉他，党支部已决定让杨新刚担任副指挥，当老魏的助手。老魏听了，真有点不相信。新刚过了年才满二十岁，他在老魏的眼里，只是个没有脱净乳毛的小弟弟。小青年力气大，干劲足，当名突击手，冲冲打打，是员好将。可今朝要当副指挥，要率领两百人去战斗，要吹号啊！大队里顶得起、豁得开的角色又勿少，老支书为啥选嫩竹子做扁担呢？老魏走着想着，眼前浮现了四年前的新刚：

也是这么个季节。这天的风特别大，河旁的树木哗哗叫，手臂粗的小树弯了腰。天气很冷，人们呼一口气，嘴边便是一

团白雾。老支书、老魏和贫下中农，到船码头迎接插队落户的新农民。护送的船队来了，老远就看到，第一条船的船头上，迎风站立着一个人，胸前挂着一朵跟他的脸盘差不多大的红花，不停地向大家招手。船驶近了，才看得清，这是个身体刚健、眉清目秀的小青年。他身上只穿件球衫和罩衣，浑身冒着热气。不知是冷风吹的，还是内心激动，他那圆溜溜的脸蛋，象一只红火火的苹果。船靠了岸，才知道他叫杨新刚，到黄湾大队去插队。贫下中农看他年纪小，要给他挑东西，他一声不响，操起扁担，一头朝被头铺盖里一戳，一头把一只笨重的板箱往扁担头上一挂，自个儿走了起来。老魏走上前，叫了声“小弟弟”，要去抢新刚肩上的担子，新刚身子向旁一闪，转过头来，笑微微的说：“我能挑。你告诉我谁是老支书？”老魏指着迎面走过来的老支书说：“喏，就是他！”新刚盯着朴实的老支书，深邃的双眼闪着激动的光华，高声喊道：“老支书，我跟你走！”说着，他肩头一甩，迈开了步。一只笨重的板箱一晃，十个红漆大字映入眼帘：“炼一颗红心，铸一副铁骨！”……

“加油哪，加油！”

“好呀，好！”

一阵孩子的叫喊声打断了老魏的回忆。老魏停下脚步，循声望去，只见不远处的场地上聚着一群欢蹦雀跳的孩子。他们瞪着眼，咧着嘴，在看一个穿红色球衫的小伙子推双轮车。双轮车的平板上堆着几块黄石。小伙子推着车子在平地上熟练地转了几圈，然后车头一拐，直向一个三翘翘折的土墩冲去。双轮车缓缓向上爬，爬到半腰，车子发出了“吱扭吱扭”的尖叫声。突然，车子向右一侧，“轧！”的一声，两个木轮飞了

出去，车子横斜着向下滑，车上的黄石顺着斜坡骨碌碌向下滚，其中一块三角螺球的黄石直向跟在后边的孩子砸去。“闯祸了！”老魏吓出了一头大汗，甩开大步，直奔场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小伙子甩开车子，一个箭步冲过去，就地一滚，把那黄石紧紧地抱住了……

“谁家的孩子玩心这么重？”老魏赶到场上想狠狠批评他一顿，正想开口，抱石头的小伙子扭过身来，嚯，红火火的苹果脸，浑身热乎乎，闯祸的不是别人，原来是老支书配给自己的助手杨新刚！

老魏一看是新刚，浑身象浇了辣椒水火辣辣的，批评的话到了喉咙口，却似一团老棉絮塞住了。他看着眼前的新刚，想到磨盘墩和循环红旗，眉心的一个“川”字倏地耸动了一下，脑海里出现了好大一个“？”：嫩竹子做扁担，挑得起重担吗？

老魏朝新刚瞥了一眼，转过身子就走，长腿子上象装了两个轱辘。

二

大队党支部书记赵育清的家，整洁、朴素。四方台上点着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火油灯，黄豆般的火焰跳跃着。

老支书坐在台子旁边。他，六十挂零年纪，棱角分明的脸上印着刀刻般的细纹，眉角两旁的鬓发已染上一层霜花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了老花眼镜，在火油灯下铺开了一张纸。这是一只“丽华”牌香烟壳子。老支书对着它认真地思索着。

“哐啷”一声，大门撞开了，一个大汉出现在门口，几乎把门全堵住了。

“老魏！”老支书站起来，热情地迎了上去。他一边让坐，一边问：“还没进自家的屋门吧？”

竹筒肠子不拐弯。老魏屁股还没搁到板凳上，话已窜到舌头尖：“老赵，我建议换一个助手。”

老支书装上一筒烟，在火油灯上“啾啾”吸了几下，随手递给了老魏，然后笑咪咪地问：“为啥换？”

“这次担子重啊！”老魏吐出了一口烟，心事重重地说。

“喔！”老支书把凳子拖了拖，坐到了老魏跟前，膝碰着膝，说：“不经风雨不成材，不做霜雪不吐梅。担子重，这更好哇，重担才压得出铁肩膀！”老支书脸上还是笑咪咪的。

老魏说：“我是说，这竹子太嫩。”

老支书紧接着说：“哈，天下有天生的老竹子吗？哪一根老竹子不是由嫩竹子长成的？竹子嫩，多长几年，多经几场风雨，不就老了！”说着，爽朗地笑出了声。笑声中充满着对年青一代的信任和希望。

“话是不错。可现在，不是长竹子的时候，而是马上要做扁担，要挑磨盘墩啊！”

“你是考虑新刚挑不起这副担子？”老魏手里的烟筒不知啥时熄了，老支书重又划了一根火柴，给老魏点上，然后又说：“新刚是钢铁工人的后代，在学校里就是个红卫兵干部。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和红卫兵战友一起，串连到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。他年纪虽轻，但经受了激烈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锻炼，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苗！他下乡插队四年来，冲打在三大革命斗争的第一线，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一步一个洼，步步向前进！你没看到哇，

自前年他当上生产队副队长后，肩头上有了斤两，那劲儿就象一盆火，直往上窜哪！”说着，他拉起老魏推开了门：“我们到外面去走走。”

银月已爬上了东山顶，好象装在峰顶的一盏巨大的照明灯。田野里月光如水，清明谧静。

老支书手挽着老魏的手，一直走到新刚的所在生产队，他们登上了又高又宽的机耕渠道。老支书了望了一眼生机盎然的田野，转而深情地望着面前的战友，诚挚地说：“老魏，你细细地看看这片土地的变化吧！”

老魏是土生土长的干部。他头另刚碰着牛屁股就在泥里爬，田里滚，对全大队的每一块地，就象自己的十个指头一样熟悉。

这里，过去是一片芦荒滩，早时成龟背，涝时一洼水，野兔不拉屎，草都长不茂。大跃进那年，全大队集中劳力，开渠筑坝，围垦芦滩，种上庄稼，荒滩献了米粮。但由于这片土地洼烂、瘦薄，产量一直上不去，拖着生产队的后腿。前年，新刚副队长刚上任，老支书和他磨蹭了半夜。第二天，他牙关一咬，皮带一收，带着青年突击队就开进了芦滩田。他们滩边扎营，日夜苦战，一冬天的汗全滴在芦滩田里，开出了三十三条小毛渠，还给庄稼上了三次肥。庄稼不负有心人，这片地第二年就飞出了金凤凰，生产队上了公社高产榜。毛主席发出了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的伟大号召后，新刚和队长一起带领社员们更是脚不歇手不停地干。眼前，全大队开展以积肥、造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，这个队又走在最前边。

老魏细细地瞧着田野：河塘边一个个积满肥的泥潭露着

笑脸挨着肩；新开的积肥坑一只连一只咧着大嘴排着队。麦田里，刚泼浇上的泥浆，似一条条铺上的鸭绒被，麦苗儿热透了，扭着身子直往上钻……

老魏看着，用拳头轻轻捶了捶宽实的胸膛，深深地吸了一口夜间新鲜润湿的空气，赞许地点着头：“变化真不小啊！”

“可是，变得还不够，还要继续变，要大变！”老支书脸上的笑容不知什么时候收敛了，严肃的脸上射出了两道灼人而又亲切的光。他从肺腑中蹦出了一席动人心弦的话，说：“革命事业任重道远啊！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决不是靠少数人就能完成的。毛主席说：‘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，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。所以一切老干部应该以极大的热忱欢迎新干部，关心新干部。’老魏，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，胸膛子里有个全局，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出发，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，关心新干部，培养新干部。这是百年大计。我们做过几年工作的人，可不能象磨盘压在竹园里，不让竹笋冒尖啊！”

老支书的话，似铁锤打铜钟，字字份量重，句句叮咛响。老魏听了，思想上亮堂多了，说：“老赵，我们是应该相信新干部！”

“光相信还不够。新干部身上有很多宝贵的而恰恰是有些老干部缺乏的长处，我们还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哪！”老支书说着，从口袋里摸出了那张刚才看的“丽华”牌香烟壳子，递给了老魏：“你看看上面的字。”

老魏又从口袋里摸出了火柴，转过身子背风划了一根。火光下看得清楚，香烟壳子上歪歪斜斜写着两行字，一行是“吃

家饭同野屎”，一行是“到手的麻雀不能放”。

“啥意思？”老魏看完条子咕嘈了一句，不解地望着老支书。

老支书笑咪咪地说：“它提醒我们，要打胜水利会战这一仗，在出征前得好好擦擦枪！”

“老赵，你的眼睛真敏锐呀！”

“不，还是新刚的眼睛敏锐。这张条子是在下午水利民工会议结束后，他在扫地时发现的。”

“新刚！”

这时，村子里传来一阵“叭哒叭哒”榔头的敲击声。老魏向村里望去，新刚的房子里还闪亮着灯光。

“新刚还没睡，他在做啥呢？”

三

出征前夕，公社来了通知，要老魏临时去公社帮几天忙，做些水利上的准备工作。

老魏要走了，大队的准备工作就落在杨新刚身上。说实话，老魏怎么也放心不下。准备工作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整个战斗啊！他在去公社前，拉了新刚到磨盘墩转了一趟，在磨盘墩的墩尖上研究了水利工作的方案。

老魏带领民工参加过几次水利会战，摸出点甜酸苦辣来。他在磨盘墩上坐下来，又谈经验，又谈教训，把肚里的“小九九”一古脑儿掏了出来：他打算准备工作分两段进行，第一段花上两天时间做思想准备，坐下来学习，重点把写在香烟壳子上的那两种思想端出来，进行评论，提高认识，然后人人表

态写决心书。第二段花四天时间做物质准备，除备足一般开河用的钉耙、畚箕、绳索、草灰外，针对磨盘墩的特点，重点准备防止冰冻的草帘子，对付泥僵的开山锹和便于爬坡的登高跳……

老魏讲得认真，新刚听得出神。新刚想，生姜老的辣，经验老的多，自己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啊！他把日记本搁在膝盖上，一个劲地记，记了一条又一条，写了一页又一页。老魏讲完了，新刚还瞪着大眼顺藤摸瓜般地问：“过去搞水利，都是靠一条扁担六根绳吗？”

“不，在一九五八年搞河网化时，用过小型双轮车。”

“后来咋不用了？”

“小型水利路窄地不平，不适用。”

“不能改进一下吗？”

“改成一个轮子也许能派用场！”

“……”新刚凝视着磨盘墩沉思了起来。

从磨盘墩回来，老魏就去了公社。

老魏人在公社，心可悬在大队，悬在家里的准备工作上。公社帮忙一结束，他就撒开长腿往家溜，一进大队就急着找新刚。

老魏登上黄湾桥，放眼望大队，只见村前新添了一行田头标语牌，“深挖洞，广积粮，不称霸”九个大字在阳光下闪烁着炫目的红光。田野里，男来女往，人来担去，这里哪象冬天啊！

老魏搜遍人群，没有找到新刚。他走过桥，向北一拐，进了村子，一直向新刚的家里走去。

老魏推开虚掩着的门。新刚不在。屋子里浓烟似雾，一

股呛人的烟味直钻鼻子。地上有几摊小乌豆似的烟屋子，有的还在冒烟呐。看上去，勿少社员刚刚在这里开过会。

这是一间不大的房子。家具物品显得有些零乱。四方台上摊着一张报纸。老魏走过去一看，报上有一组大搞冬季水利的照片。其中一张用红笔框着，照片上一队英姿飒爽的姑娘，推着独轮车，飞步运土，一派移山倒海的气势。旁边床上，堆着一叠衣服，有棉衣，有单衣，这些衣服还散发着一股樟脑味……。看来，屋子的主人不大讲究摆设和布置啊！

老魏走出屋子，准备问个讯。走过一家门口，屋子里传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老魏侧身一看，只见一个小伙子蹲在地上用铲刀在刮锅灰，另一个小伙子在一捧一捧把锅屑灰往小罐里装。这不是水利民工小牛、小年吗？上次研究，这几天是做思想准备工作，新刚为啥不组织他们学习呢？刚才一伙民工在田头挑泥积肥，现在几个民工在家里刮锅屑灰，新刚他思想工作到何时做呢？时间不等人呀！老魏想到这里，怀里象放了几头鲜蹦活跳的小白兔，不安起来。得赶快找新刚好好研究研究。

“小牛，新刚呢？”

小伙子抬起头来，正要回答，“铛铛铛，铛铛铛”，村头传来了一阵清脆响亮的钟声。

“集合！”小牛拎起小罐子，向老魏招了招手：“走，新刚在大槐树场上。”

老魏跟着小牛，向大槐树场上走去。

社员们，从田野，从场头，从四面八方到大槐树下迅速集合。

大槐树场上，搭着一张简易台，台的两侧竖着两块门板，写着一副对联。右边是“胸怀全局干革命”，左边是“搞好水利广积粮”。奇怪的是，台前的一条横幅却是“批判大会”四个字。对联和横幅对不起头呀！老魏看了，心间问：新刚在搞啥名堂？他在人群中找了一张凳子，坐了下来。

这时，新刚出现在台上。他宣布会议开始，声音就象大槐树上的铜钟咣咣响：“把破坏水利建设的坏家伙押上台！”

会场里肃静。几百双眼睛盯着露天台。

地主何秃头被押到了台前，一颗秃头在阳光下一晃一晃，活象一个剥光的洋葱头。

一个小青年拿着“丽华”牌香烟壳子跳上了台，愤怒地揭发了何秃头腐蚀青年，破坏水利的罪行。原来，何秃头利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机会，装着关心集体的样子，主张多抓副业，不要外出搞水利，在一些青年中散布什么“到手的麻雀不能放”、“吃家饭屙野屎”等谬论，并在香烟壳子上涂了这两句话，偷偷地塞到小青年的衣袋里。小青年觉悟后，把它交给了新刚。

发言人一个紧接一个，似一发发愤怒的炮弹直奔台上，简短有力的批判，如快刀剥笋，把何秃头的罪行一层一层地揭了出来。

何秃头光溜溜的头上，冒出了亮晃晃的冷汗。

到会群众牙齿咬得咯咯响，拳头捏出了水。

老魏看着，心中象一锅沸滚的粥，翻腾了起来。新刚他思想工作做得多么细，多么深啊！他抓思想，不仅抓住了社员的现实思想问题，而且透过现象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，揪出

了破坏水利建设的阶级敌人；他抓思想准备，不光抓了出征的民工，而且更深一步抓了留队的社员，思想工作做到了每一个人的心坎里；他做思想工作，不是叫民工坐在屋子里死板板的开会，写决心书，而是带领民工在斗争风浪中磨刀擦枪，从根本上提高大家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觉悟；在新干部身上确实有好多闪光的东西值得自己汲取啊！

老魏望着坐在新刚身旁的老支书，心里说：好竹出好笋，好种出好苗，老赵，你亲自培育的这株新竹成材啦！

这时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新刚蹦上了台。会场里顿时煞静。

新刚指着何秃头的洋葱头脑袋，说：“不要看何秃头平时象朵软绵绵的棉花，骨子里可藏着狠毒的刀！这家伙是屋檐下的洋葱头，根焦叶烂心不死，我们千万要警惕！”

几句话似一把火，会场里冲出一阵震天撼地的口号：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！”

新刚越说越有劲，满腹话儿似热锅里的豆子向外蹦：“什么‘到手的麻雀不能放’，何秃头是要我们甩掉水利抓副业。丢下粮食去抓钱，这种钱能抓吗？农业是主，副业是副，这主副关系一刻也不能偏，我们千万要警惕！”

“坚决执行‘以粮为纲，全面发展’的方针！”会场里响起又一阵口号声。

新刚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他握紧的拳头向台上用力一击，继续说：“什么‘吃家饭屙野屎’，这是何秃头反对我们顾全革命大局，出征搞水利。同志们，只要是革命的事业，只要是党需要我们干的事业，我们就要干！就要把它干好！”

新刚的话如烈火熊熊烧，烤得老魏满身热烘烘。他坐不

住了，在人群中“霍”地站了起来，挥着小笆斗似的拳头，带头呼起口号来：

“胸怀全局干革命！”

“搞好水利广积粮！”……

批判会散了。新刚走到老魏身旁，主动向老魏汇报了思想准备的情况：抓阶级斗争，树立为革命修水利的思想；用锅屑灰、马粪纸做土黑板，带到工地作宣传鼓动，表扬好人好事……

新刚汇报完，孩子气的圆脸望着老魏，说：“老魏，你看工作还有啥地方做得不够，请你提提吧！思想准备还有点啥，布置给我吧！”

老魏蒲扇般的大手摸着毛腮胡子，乌闪闪的大眼满意地眨巴着，过会又和缓地问：“填圈泥你们挑了没有？”

“填圈泥？”新刚一时不解。

“过去几年做水利准备，忽视了挑填圈泥，结果老天一下雨，民工在外就担心家中的猪会浸在水里。家家挑足了填圈泥，民工在工地就不会心挂两头了！”

“好！”新刚眼前一亮，“唬”地跳了起来，拍着巴掌连声说：“干！马上就干！”

老魏最欢喜这种说干就干、雷厉风行的作风。他看着面前虎彪彪的助手，嘴角边漾起了舒心的笑意。

四

阳光透过玻璃窗，射进公社会议室。挂在墙上的循环红旗，亮堂堂，红闪闪，映得人们满脸红光。